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 第八十回 姹女育陽求配偶 心猿護主識妖邪

卻說比丘國君臣黎庶送唐僧四眾出城，有二□里之遠，還不肯捨。三藏勉強下輦，乘馬辭別而行，目送者直至望不見蹤影方回。四眾行夠多時，又過了冬殘春盡，看不了野花山樹，景物芳菲。前面又見一座高山峻嶺。三藏心驚，問道：「徒弟，前面高山有路無路？是必小心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這話，也不像走長路的，卻似個公子王孫，坐井觀天之類。自古道：『山不礙路，路自通山。』何以言有路無路？」三藏道：「雖然是山不礙路，但恐嶮峻之間生怪物，叢密深處出妖精。」八戒道：「放心，放心。這裡來相近極樂不遠，管取太平無事。」師徒正說，不覺的到了山腳下。行者取出金箍棒，走上石崖，叫道：「師父，此間乃轉山的路兒，忒好走。快來，快來。」長老只得放懷策馬。沙僧道：「二哥，你把擔子挑一肩兒。」真個八戒接了擔子挑上，沙僧攏著韁繩，老師父穩坐雕鞍，隨行者都奔山崖上大路。但見那山：

雲霧籠峰頂，潺湲湧澗中。百花香滿路，萬樹密叢叢。梅青李白，柳綠桃紅。杜鵑啼處春將暮，紫燕呢喃社已終。嵯峨石，翠蓋松。崎嶇嶺道，突兀玲瓏。削壁懸崖峻，薜蘿草木穠。千巖競秀如排戟，萬壑爭流遠浪洪。

老師父緩觀山景，忽聞啼鳥之聲，又起思鄉之念，兜馬叫道：「徒弟！

我自天牌傳旨意，錦屏風下領關文。

觀燈□五離東土，才與唐王天地分。

甫能龍虎風雲會，卻又師徒拗馬軍。

行盡巫山峰□二，何時對子見當今？」

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常以思鄉為念，全不似個出家人。放心且走，莫要多憂。古人云：『欲求生富貴，須下死工夫。』」三藏道：「徒弟雖然說得有理，但不知西天路還在那裡哩。」八戒道：「師父，我佛如來捨不得那三藏經，知我們要取去，想是搬了；不然，如何只管不到？」沙僧道：「莫胡談，只管跟著大哥走。只把工夫捱他，終須有個到之日。」

師徒正自閑敘，又見一派黑松大林。唐僧害怕，又叫道：「悟空，我們才過了那崎嶇山路，怎麼又遇這個深黑松林？是必在意。」行者道：「怕他怎的？」三藏道：「說那裡話？『不信直中直，須防仁不仁。』我也與你走過好幾處松林，不似這林深遠？」你看：

東西密擺，南北成行。東西密擺微雲霧，南北成行侵碧漢。密查荊棘週圍結，蓼卻纏枝上下盤。藤來纏葛，葛去纏藤。藤來纏葛，東西客旅難行；葛去纏藤，南北經商怎進。這林中住半年，那分日月；行數里，不見斗星。你看那背陰之處千般景，向陽之所萬叢花。又有那千年槐，萬載檜，耐寒松，山桃果，野芍藥，早芙蓉，一攢攢密砌重堆，亂紛紛神仙難畫。又聽得百鳥聲：鸚鵡鳴，杜鵑啼；喜鵲穿枝，烏鴉反哺；黃鸝飛舞，百舌調音；鷓鴣鳴，紫燕語；八哥兒學人說話，畫眉郎也會看經。又見那大蟲擺尾，老虎磕牙；多年狐貉妝娘子，日久蒼狼吼振林。就是托塔天王來到此，縱會降妖也失魂。」

孫大聖公然不懼，使鐵棒上前劈開大路，引唐僧徑入深林。迢迢遙遙，行經半日，未見出林之路。唐僧叫道：「徒弟，一向西來，無數的山林崎嶇，幸得此間清雅，一路太平。這林中奇花異卉，其實可人情意。我要在此坐坐：一則歇馬；二則腹中饑了，你去那裡化些齋來我吃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請下馬，老孫化齋去來。」那長老果然下了馬，八戒將馬拴在樹上。沙僧歇下行李，取了鉢盂，遞與行者。行者道：「師父穩坐，莫要驚怕，我去了就來。」三藏端坐松陰之下，八戒、沙僧卻去尋花覓果閑耍。

卻說大聖縱筋斗，到了半空，佇定雲光，回頭觀看，只見松林中祥雲縹緲，瑞靄氤氳。他忽失聲叫道：「好啊！好啊！」你道他叫好做甚？原來誇獎唐僧，說他是金蟬長老轉世，□世修行的好人，所以有此祥瑞罩頭。「若我老孫，方五百年前大鬧天宮之時，雲遊海角，放蕩天涯；聚群精，自稱齊天大聖；降龍伏虎，消了死籍。頭戴著三額金冠，身穿著黃金鎧甲，手執著金箍棒，足踏著步雲履。手下有四萬七千群怪，都稱我做大聖爺爺，著實為人。如今脫卻天災，做小伏低，與你做了徒弟。想師父頭頂上有祥雲瑞靄罩定，徑回東土，必定有些好處，老孫也必定得個正果。」

正自家這等誇念中間，忽然見林南下有一股子黑氣，骨都都的冒將上來。行者大驚道：「那黑氣裡必定有邪了。我那八戒、沙僧卻不會放甚黑氣。」那大聖在半空中詳察不定。

卻說三藏坐在林中，明心見性，誦念那《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》，忽聽得嚶嚶的叫聲「救人」。三藏大驚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這等深林裡，有甚麼人叫？想是狼蟲虎豹誑倒的，待我看看。」那長老起身挪步，穿過千年柏，隔起萬年松，附葛攀藤，近前觀之。只見那大樹上綁著一個女子，上半截使葛藤綁在樹上，下半截埋在土裡。長老立定腳，問他一句道：「女菩薩，你有甚事，綁在此間？」咦！分明這廝是個妖怪，長老肉眼凡胎，卻不能認得。那怪見他來問，淚如泉湧。你看他桃腮垂淚，有沉魚落雁之容；星眼含悲，有閉月羞花之貌。長老實不敢近前，又開口問道：「女菩薩，你端的有何罪過？說與貧僧，卻好救你。」那妖精巧語花言，虛情假意，忙忙的答應道：「師父，我家住在貧婆國，離此有二百餘里。父母在堂，□分好善，一生的和親愛友。時遇清明，邀請諸親及本家老小拜掃先塋，一行轎馬，都到了荒郊野外。至塋前，擺開祭祀，剛燒化紙馬，只聞得鑼鳴鼓響，跑出一夥強人，持刀弄杖，喊殺前來，慌得我們魂飛魄散。父母諸親得馬得轎的各自逃了性命；奴奴年幼，跑不動，誑倒在地，被眾強人拐來山內，大大王要做夫人，二大王要做妻室，第三第四個都愛我美色，七八□家一齊爭吵，大家都不忿氣，所以把奴奴綁在林間，眾強人散盤而去。今已五日五夜，看看命盡，不久身亡。不知是那世裡祖宗積德，今日遇著老師父到此。千萬發大慈悲，救我一命，九泉之下，決不忘恩。」說罷，淚下如雨。

三藏真個慈心，也就忍不住吊下淚來，聲音哽咽，叫道：「徒弟。」那八戒、沙僧正在林中尋花覓果，猛聽得師父叫得悽愴，默子道：「沙和尚，師父在此認了親耶。」沙僧笑道：「二哥胡纏，我們走了這些時，好人也不曾撞見一個，親從何來？」八戒道：「不是親，師父那裡與人哭麼？我和你去看來。」沙僧真個回轉舊處，牽了馬，挑了擔，至跟前叫：「師父，怎麼說？」唐僧用手指定那樹上，叫：「八戒，解下那女菩薩來，救他一命。」默子不分好歹，就去動手。

卻說那大聖在半空中，又見那黑氣濃厚，把祥光盡情蓋了，道聲：「不好，不好！黑氣罩暗祥光，怕不是妖邪害俺師父？化齋還是小事，且去看我師父去。」卻返雲頭，按落林裡，只見八戒亂解繩兒。行者上前一把揪住耳朵，撲的摔了一跌。默子擡頭看見，爬起來說道：「師父教我救人，你怎麼待你有力，將我擯這一跌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兄弟，莫解他。他是個妖精，弄喧兒，騙我們哩。」三藏喝道：「你這潑猴，又來胡說了，怎麼這等一個女子，就認得他是個妖怪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原來不知，這都是老孫幹過的買賣，想人肉吃的法兒，你那裡認得？」八戒噴著嘴道：「師父，莫信這弼馬溫哄你，這女子乃是此間人家。我們東土遠來，不與相較，又不是親眷，如何說他是妖精？他打發我們丟了前去，他卻翻筋斗，弄神法轉來和他幹巧事兒，倒踏門也。」行者喝道：「夯貨，莫亂談。我老孫一向西來，那裡有甚憊懶處？似你這個重色輕生、見利忘義的曠糟，不識好歹，替人家哄了招女婿，綁在樹上哩。」三藏道：「也罷，也罷。八戒啊，你師兄常時也看得不差，既這等說，不要管他，我們去罷。」行者大喜道：「好了，師父是有命的了。請上馬，出松林外，有人家化齋你吃。」四人果一路前進，把那怪撇了。

卻說那怪綁在樹上，咬牙恨齒道：「幾年家聞人說孫悟空神通廣大，今日見他，果然話不虛傳。那唐僧乃童身修行，一點元陽未泄，正欲拿他去配合，成太乙金仙，不知被此猴識破吾法，將他救去了。若是解了繩，放我下來，隨手捉將去，卻不是我的人兒也？今被他一篇散言碎語帶去，卻又不是勞而無功？等我再叫他兩聲，看是如何。」妖精不動繩索，把幾聲善言善語，用一陣順風，嚶嚶的吹在唐僧耳內。你道叫的甚麼？他叫道：「師父啊，你放著活人的性命還不救，昧心拜佛取何經？」

唐僧在馬上聽得又這般叫喚，即勒馬叫：「悟空，去救那女子下來罷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走路，怎麼又想起他來了？」唐僧道：「他又在那裡叫哩。」行者問：「八戒，你聽見麼？」八戒道：「耳大遮住了，不曾聽見。」又問：「沙僧，你聽見麼？」沙僧道：「我挑擔前走，不曾在心，也不曾聽見。」行者道：「老孫也不曾聽見。師父，他叫甚麼？偏你聽見？」唐僧道：「他叫得有理。說道：『活人性命還不救，昧心拜佛取何經？』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』快去救他下來，強似取經拜佛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要善將起來，就沒藥醫。你想你離了東土，一路西來，卻也過了幾重山場，遇著許多妖怪，常把你拿將進洞。老孫來救你，使鐵棒，常打死千千萬萬。今日一個妖精的性命，捨不得，要去救他？」唐僧道：「徒弟呀，古人云：『勿以善小而不為，勿以惡小而為之。』還去救他救罷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既然如此，只是這個擔兒，老孫卻擔不起。你要救他，我也不敢苦勸：我勸一會，你又惱了。任你去救。」唐僧道：「猴頭莫多話，你坐著，等我和八戒救他去。」

唐僧回到林裡，教八戒解了上半截繩子，用鈿築出下半截身子。那怪跌跌鞋，束束裙，喜孜孜跟著唐僧出松林，見了行者。行者只是冷笑不止。唐僧罵道：「潑猴頭，你笑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我笑你時來逢好友，運去遇佳人。」三藏又罵道：「潑猢猻胡說。我自出娘肚皮，就做和尚，如今奉旨西來，虔心禮佛求經，又不是利祿之輩，有甚運退時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，你雖是自幼為僧，卻只會看經念佛，不曾見王法條律。這女子生得年少標致，我和你乃出家人，同他一路行走，倘或遇著歹人，把我們拿送官司，不論甚麼取經拜佛，且都打做姦情；縱無此事，也要問個拐帶人口；師父追了度牒，打個小死；八戒該問充軍；沙僧也問擺站；我老孫也不得乾淨，饒我口能，怎麼折辯，也要問個不應。」三藏喝道：「莫胡說，終不然，我救他性命，有甚貽累不成？帶了他去，凡有事，都在我身上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雖說有事在你，卻不知你不是救他，反是害他。」三藏道：「我救他出林，得其活命，怎麼反是害他？」行者道：「他當時綁在林間，或三五日，□日半月，沒飯吃，餓死了，還得個完全身體歸陰。如今帶他出來，你坐得是個快馬，行路如風，我們只得隨你，那女子腳小，挪步艱難，怎麼跟得上走？一時把他丟下，若遇著狼蟲虎豹，一口吞之，卻不是反害其生也？」

三藏道：「正是呀，這件事卻虧你想，如何處置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抱他上來，和你同騎著馬走罷。」三藏沉吟道：「我那裡好與他同馬？」——「他怎生得去？」三藏道：「教八戒馱他走罷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馱子造化到了。」八戒道：「『遠路沒輕擔。』教我馱人，有甚造化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那嘴長，馱著他，轉過嘴來，計較私情話兒，卻不便益？」八戒聞此言，搥胸爆跳道：「不好，不好。師父要打我幾下，寧可忍疼。背著他決不得乾淨，師兄一生會賊埋人。我馱，不成。」三藏道：「也罷，也罷。我也還走得幾步，等我下來，慢慢的同走，著八戒牽著空馬罷。」行者大笑道：「馱子倒有買賣，師父照顧你牽馬哩。」三藏道：「這猴頭又胡說了。古人云：『馬行千里，無人不能自往。』假如我在路上慢走，你好丟了我？我若慢，你們也慢。大家一處同這女菩薩走下山去，或到庵觀寺院，有人家之處，留他在那裡，也是我們救他一場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說得有理，快請前進。」

三藏撩前走，沙僧挑擔，八戒牽著空馬，引著女子，行者拿鐵棒，一行前進。不上二三□里，天色將晚，又見一座樓臺殿閣。三藏道：「徒弟，那裡必定是座庵觀寺院，就此借宿了，明日早行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說得是，各各走動些。」霎時到了門首，吩咐道：「你們略站遠些，等我先去借宿，若有方便處，著人來叫你。」眾人俱立在柳蔭之下，惟行者拿鐵棒，轄著那女子。

長老拽步近前，只見那門東倒西歪，零零落落。推開看時，忍不住心中悽慘：長廊寂靜，古剎蕭疏；苔蘚盈庭，蒿蕪滿徑；惟螢火之飛燈，只蛙聲而代漏。長老忽然吊下淚來。真是：

殿宇凋零倒塌，廊房寂寞傾頹。斷磚破瓦□餘堆，盡是些歪梁折柱。前後盡生青草，塵埋朽爛香廚。鐘樓崩壞鼓無皮，琉璃香燈破損。佛祖金身沒色，羅漢倒臥東西。觀音淋壞盡成泥，楊柳淨瓶墜地。日內並無僧人，夜間盡宿狐狸。只聽風響吼如雷，都是虎豹藏身之處。四下牆垣皆倒，亦無門扇關居。

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多年古剎沒人修，狼狽凋零倒更休。  
猛風吹裂伽藍面，大雨澆殘佛像頭。  
金剛跌損隨淋灑，土地無房夜不收。  
更有兩般堪嘆處，銅鐘著地沒懸樓。

三藏硬著膽，走進二層門。見那鐘鼓樓俱倒了，止有一口銅鐘，扎在地下，上半截如雪之白，下半截如靛之青。原來是日久年深，上邊被雨淋白，下邊是土氣上的銅青。三藏用手摸著鐘，高叫道：「鐘啊，你也曾懸掛高樓吼，也曾鳴遠彩梁聲。也曾雞啼就報曉，也曾天晚送黃昏。不知化銅的道人歸何處，鑄銅匠作那邊存。想他二命歸陰府，他無蹤跡你無聲。」

長老高聲讚嘆，不覺的驚動寺裡之人。那裡邊有一個侍奉香火的道人，他聽見人語，扒起來，拾一塊斷磚，照鐘上打將去，那鐘噹的響了一聲。把個長老唬了一跳，掙起身要走，又絆著樹根，撲的又是一跌。長老倒在地下，擡頭又叫道：「鐘啊，貧僧正然感嘆你，忽的叮噹響一聲。想是西天路上無人到，日久多年變作精。」

那道人趕上前，一把攙住道：「老爺請起。不干鐘成精之事，卻才是我打得鐘響。」三藏擡頭見他的模樣醜黑，道：「你莫是魍魎妖邪？我不是尋常之人，我是大唐來的，我手下有降龍伏虎的徒弟。你若撞著他，性命難存也。」道人跪下道：「老爺休怕。我不是妖邪，我是這寺裡侍奉香火的道人。卻才聽見老爺善言相讚，就欲出來迎接；恐怕是個邪鬼敲門，故此拾一塊斷磚，把鐘打一下壓驚，方敢出來。老爺請起。」那唐僧方然正性道：「住持，險些兒誑殺我也。你帶我進去。」

那道人引定唐僧，直至三層門裡看處，比外邊甚是不同。但見那：

青磚砌彩雲牆，綠瓦蓋琉璃殿。黃金裝聖像，白玉造階臺。大雄殿上舞青光，毘羅閣下生銳氣。文殊殿結采飛雲，輪藏堂插花堆翠。三簷頂上寶瓶尖，五福樓中平繡蓋。千株翠竹搖禪榻，萬種青松映佛門。碧雲宮裡放金光，紫霧叢中飄瑞靄。朝聞四野香風遠，暮聽山高畫鼓鳴。應有朝陽補破衲，豈無對月了殘經。又只見半壁燈光明後院，一行香霧照中庭。

三藏見了，不敢進去，叫：「道人，你這前邊□分狼狽，後邊這等齊整，何也？」道人笑道：「老爺，這山中多有妖邪邪寇，天色清明，沿山打劫，天陰就來寺裡藏身，被他把佛像推倒墊坐，木植搬來燒火。本寺僧人軟弱，不敢與他講論，因此把這前邊破房都捨與那些強人安歇，從新另化了些施主，蓋得那一所寺院。清混各一，這是西方的事情。」三藏道：「原來是如此。」

正行間，又見山門上有五個大字，乃「鎮海禪林寺」。才舉步，趺入門裡，忽見一個和尚走來。你看他怎生模樣：

頭戴左筓絨錦帽，一對銅圈墜耳根。  
身著頗羅毛線服，一雙白眼亮如銀。  
手中搖著播郎鼓，口念番經聽不真。  
三藏原來不認得，這是西方路上喇嘛僧。

那喇嘛和尚走出門來，看見三藏眉清目秀，額闊頂平，耳垂肩，手過膝，好似羅漢臨凡，□分俊雅。他走上前扯住，滿面笑唏唏的與他捻手捻腳，摸他鼻子，揪他耳朵，以示親近之意。攜至方丈中，行禮畢，卻問：「老師父何來？」三藏道：「弟子乃東土大唐駕下欽差往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拜佛取經者。適行至寶方天晚，特奔上剎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望垂方便一二。」那和尚笑道：「不當人子，不當人子。我們不是好意要出家的，皆因父母生身，命犯華蓋，家裡養不住，才捨斷了出家。既做了佛門弟子，切莫說脫空之話。」三藏道：「我是老實話。」和尚道：「那東土到西天，有多少路程？路上有山，山中有洞，洞內有精。想你這個單身，又生得嬌嫩，那裡像個取經的？」三藏道：「院主也見得是。貧僧一人，豈能到此？我有三個徒弟，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，保我弟子，所以到得上剎。」那和尚道：「三位高徒何在？」三藏道：「現在山門外伺候。」那和尚慌了道：「師父，你不知道我這裡有虎狼、妖賊、鬼怪傷人。白日裡不敢遠出，未經天晚就關了門戶。這早晚還把人放在外邊？」叫：「徒弟，快去請將進

來。」

有兩個小喇嘛兒跑出外去，看見行者，諛了一跌；見了八戒，又是一跌。扒起來往後飛跑，道：「爺爺，造化低了，你的徒弟不見，只有三四個妖怪站在那門首也。」三藏問道：「怎麼模樣？」小和尚道：「一個雷公嘴，一個碓挺嘴，一個青臉獠牙。傍有一個女子，倒是個油頭粉面。」三藏笑道：「你不認得。那三個醜的，是我徒弟。那一個女子，是我打松林裡救命來的。」那喇嘛道：「爺爺呀！這們好俊師父，怎麼尋這般醜徒弟？」三藏道：「他醜自醜，卻俱有用。你快請他進來，若再遲了些兒，那雷公嘴的有些闖禍，不是個人生父母養的，他就打進來也。」

那小和尚即忙跑出，戰兢兢的跪下道：「列位老爺，唐老爺請哩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哥啊，他請便罷了，卻這般戰兢兢的，何也？」行者道：「看見我們醜陋害怕。」八戒道：「可是扯淡。我們乃生成的，那個是好要醜哩？」行者道：「把那醜且略收拾收拾。」馱子真個把嘴揣在懷裡，低著頭，牽著馬；沙僧挑著擔；行者在後面拿著棒，轄著那女子；一行進去。穿過了那倒塌房廊，入三層門裡，拴了馬，歇了擔。進方丈中，與喇嘛僧相見，分了坐次。那和尚入裡邊，引出七八個小喇嘛來，見禮畢，收拾辦齋管待。正是：

積功須在慈悲念，佛法興時僧讚僧。

畢竟不知怎生離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